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：

“写作就是在阅读与生活中往返”

本报记者 刘 畅

作家阿来这样划分自己一年的时间：三分之一用来阅读、三分之一用来游历，剩下的三分之一用来写作。

1998年，他凭借一部描写西藏土司制度兴衰史的《尘埃落定》享誉文坛，并获得“茅盾文学奖”。2009年，《空山》三部曲的出版又掀起了一阵藏文化的浪潮。当记者问及他到底出版了多少本书时，阿来笑笑说：“从来没有统计过。”但每本书动辄几年时间的创作历程，却让他记忆犹新。

“我不希望自己的书成为快速消费品，这样没有意义。我更喜欢来回于各种史料与写作中，去民间、去基层了解情况，获取灵感。”阿来直言，在1989年至1994年间，他没有创作，是因为遇到了“瓶颈”，而破题的办法在他看来就是深入基层。

56岁的阿来出生在大渡河上游的一个藏族村庄，这里的居民曾过着半牧半农耕的生活。上世纪80年代，阿来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。1989年，他出版了首部诗集和首部小说集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然而，捧着自己的著作，他却产生了一种“恐慌”，他开始反思如何才算三十而立。固守在当下的创作环境和重复已有的写作模式，显然已经走入了死胡同。为让写作水平有所突破，阿来在30岁这一年开始“行万里路”，他调侃自己成了“最早的驴友”。

此后，阿来用了近4年时间，徒步走完阿坝州藏区近4万平方公里的每个乡镇，用双脚丈量了每一寸土地，真正与基层百姓产生了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联系。“作家是写作的个体，要表达百姓的生活方式和书写广大天地，只能扎根进去，通过阅读、行走、观察，看清每个村落的前世今生。”阿来说，那时没有旅馆，他就背着行囊借宿在百姓家；常常走到半路发现鞋破了，就在街边小店买一双穿上，继续走。

在行走的过程中，他完成了两件事，一是到民间考证曾经阅读过的史料；二是通过与百姓一起生活，了解更多史料中不曾记载的历史。期间，他完成了《群山·关于我自己的颂词》和《30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》两首诗，这也是阿来创作的最后两首诗。他把这两首诗定位成自己的“文学宣言”，在不断深入生活的过程中，阿来重建了自己的文学观，突破了前期的瓶颈。

1994年，阿来开始潜心创作小说《尘埃落定》。他坦言，此后的创作之路开始往返于阅读与生活中，思维也彻底打开。

严格来说，阿来并不算高产的作家，他的每部小说间隔时间都比较长。阿来说，“那是因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做准备”。以《格萨尔王》为例，这部作品他准备了3年，包括大量的案头工作，阅读超过两百本书籍，并采访了几十位民间艺人。

“我喜欢写作，但我更喜欢写作前的准备。一方面要读书，另一方面要不断深入生活中去。去年，我出版了《瞻对》，这就是我一边阅读清代的史料，一边到故事发生地访问的结晶。在访问中发现问题后，我会再次阅读史料，就这样不断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，我花费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创作。”阿来告诉记者，有人质疑，为了一本书花费如此大量的时间和经费是否值得，他的答案是肯定的。在他看来，创作应先把事情来龙去脉搞清，“不然写作是一件多么无趣的事情”。

盘点阿来的主要作品，均与藏族习俗传统有关。而今再次深入藏区，阿来观察到了更加立体的生活。他观察的范围从一个村到自治州；他接触的人，从单纯的农牧民，到地区的管理者。“如果只记录百姓的话语，我可能会变成一个民粹主义者，如果只记录官员的话语，我可能成为一个‘传声筒’，这就脱离了文学的眼光。”阿来说。

今年，阿来游历的范围已扩展至青海、云南，甚至印度等地。他说，现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都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。“我走过的地方，再过两年，一定会再去一次。这样，我就可以很惊喜地发现，哪怕是藏区很偏僻的乡村，变化也早已不再局限于盖了新房子、有了新机器，更关键的是人的思维在变化，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变化，这样的变化，如果不去基层，根本无法想象。”阿来说，深入社会生活、深入人心是文学创作者的责任，他还将继续坚持下去。

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

每个故事都是时代印记

家门口的好医生

——记活跃在上海普陀区基层一线的“80后”健康卫士

本报记者 李治国

在上海普陀区卫生计生系统有这样一群富有朝气、充满爱心、深受社区老人们喜爱的“80后”，他们立足岗位，刻苦钻研业务，用细心、耐心、贴心的服务赢得了居民的喜爱和信赖。

把患者变成粉丝

吴政是普陀长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推拿科医师。别看刚刚30岁出头，但在长寿街道的居民眼中，他俨然是一位“大明星”，病人们都爱围着他问这问那。曾经有20名患者联名写信给媒体，称赞吴政技术好、态度好，是家门口的好医生。

为方便年龄较大的患者就诊，从2011年起，吴政启用电子文档为患者记录治疗进度。患者的姓名、疾病、治疗方法及每次治疗的日期，在上面一应俱全。不但记在电脑上，吴政还把这些记在了心里。几年下来，他不知不觉已记录下3100多份就诊信息。同时，他也记住了1500多位老人的名字。这些老人在吴政那里看过一次病，第二次再来时，吴政马上就会喊出他们的名字：“俞春仙阿姨，你颈椎怎么样了？”“蔡晓菊阿姨，你的肩周炎还厉害吗？”很多老人说，听到吴政喊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很惊喜，觉得自己很受医生的重视和尊重。

吴政深知，教人防病比为人治病更重要。因此，他定期下社区为居民讲解保健知识。有位患者因卒中半身瘫痪，心情低落。每次为他治疗时，吴政都会跟他谈天。冬季寒冷，吴政就用双手将这位患者的脚趾捂热，再一一掰开按摩。这让患者家属都觉得过意不去，可吴政说，只要患者能快点恢复，这算不了什么。

吴政为患者真心付出，也收获了患者发自内心的呵护。每年夏季最忙碌时，吴政累得中午只喝一碗粥。居民们得知后，就商量好轮流煮好绿豆汤带给他；为不影响他看病，居民们就挂个号，看着他抽空把汤喝完才安心离去。“我们社区医生是‘家门口的医生’，只要我们把患者当成自己的家人，患者就会成为我们的铁杆粉丝。”一碗绿豆汤的故事早已传为佳话并被广为传播。吴政也因其突出表现于去年10月份被评为上海市“十佳杰出志愿者”。

病人的微笑是坚持的理由

周亭是普陀区长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普通家庭医生，他要以家访的形式上门处理家庭的病人，并根据病人情况建立家庭病床和医疗档案；进行健康教育，上门为慢性病患者做随访，为居民做义诊等。目前，他已经和社区近千户家庭签订了合约。

社区有位沈婆婆长期双脚严重肿胀，多次到大医院检查诊断未果，其女儿无奈找到了周亭。周亭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，原来困扰老人的病根就是真菌引起的脚癣，加之并发严重的细菌感染。此后，他开始一次次上门为婆婆清洁伤口、换药。在周亭的诊治下，婆婆的双脚疾患得到痊愈，心情也开朗许多。

在长风社区，有一位杜大爷，意外瘫痪在床，需要长期留置导尿管。由于其妻患有帕金森症，孩子又工作在外，更换导尿管便成了家里的大难题。周亭知道这一情况后，允诺定期上门为杜大爷更换导尿管，这一承诺，就整整坚持了3年。为提醒自己，周亭还特意在手机里设置了开机提醒。杜大爷的儿子曾几次紧握着周亭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家庭医生太重要了，没有你们，就没有我安心的工作和稳定的生活啊！”

其实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发生在周亭的身边，从患者与家属感激的目光中，他读懂了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的需求，也感受到身上沉甸甸的责任。当看到病人满意的微笑时，周亭告诉自己，“这才是我坚持的理由，这才是我的价值所在”。今年，周亭荣获第二届上海市“十佳家庭医生”提名奖。

吴政在为患者针灸治疗。 （资料图片）

湖北省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副主任技师李丽：

学霸军嫂的爱军情怀

在别人眼中，湖北省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副主任技师、中心实验室副主任李丽是典型的学霸——31岁即成为中山大学医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；以第一作者身份先后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8篇论文、国内核心期刊发表13篇论文；先后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，多次在国际免疫学大会等重要会议上作学术报告。

但鲜为人知的是李丽的另一个身份——驻香港部队某大队参谋长王炼的妻子。相知相恋6年来，夫妻团聚时间加起来不足半年；6个春节分别在5个不同的地方度过，最窘迫的一次年夜饭是在一个小馆子里吃的；还先后12次因为王炼执行任务中断团聚……

2009年2月，经过熟人牵线搭桥，正在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李丽，和时任海军某部副舰长的王炼在某军港第一次见面。不曾想，见面谈话不足半个小时，王炼接到了紧急任务，马上就要出海，两人匆忙分别。那一次，他们执行了一项特殊任务，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了半个月，手机一点信号都没有，但因为保密要求，他什么也不能跟李丽讲。

随着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，李丽也逐渐适应了王炼这种忽然出现、又忽然消失的情况。2009年10月，两人在广州领取了结婚证。这时，李丽就有了意见——谈朋友的时候，执行任务要保密也就算了，怎么都结婚了，还是不提前说一声就玩消失？她收到了王炼的这样一条短信：不要问我在哪里/问了我也不能告诉你/不要问我在哪里/我在祖国的心脏里/而你的身影/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……看着这条短信，想着他讲的出航途中遇到的种种险情，李丽泪流满面。她说，“那一刻，我深深地懂得了他，也理解了他对这片蓝色国土的痴迷”。

▲ 李丽一家在军港合影。

▶ 王炼（左）在惠州舰入列仪式上。

（资料图片）

2011年底，王炼被选调至驻香港部队某大队工作，任驻军某型护卫舰首制舰——惠州舰舰长。几年时间里，王炼带着全舰官兵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投入到紧张繁重的接舰、训练和形成战斗力的繁重任务之中。2013年7月1日，在上万名香港市民的共同关注下，惠州舰正式入列，开启了驻香港部队履行香港海上防务的崭新篇章。

紧张繁重的训练任务占去王炼的大部分时间，每年的休假时间很难保证，能够与妻儿见面的机会显得格外珍贵。几年间，王炼休假时间最长的一次是2012年8月李丽生孩子的时候。那恰巧是战舰两次试验试航的间隙，王炼从训练海区归来，一踏上码头，就赶最早班的飞机回武汉去照顾妻儿。一个月以后，他又匆忙赶回部队，继续组织出海。

王炼走了，照顾孩子的重任都落到了李丽肩上。白天，她要主持科研项目、进行研究攻关，加班加点是常事；晚上，还要回来照顾、陪伴孩子，指着王炼的照片教孩子认爸爸。一年后与王炼见面，儿子一下子就清晰地叫出了“爸爸”，让王炼感动不已。

2014年底，王炼和李丽夫妻两人的工作岗位都进行了调整。王炼由惠州舰舰长调任大队参谋长，李丽则为了更好地照顾双方父母，从中山大学调动至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。

从学术机构到业务机构，尽管科研的条件变了，但李丽抓学术、搞科研的劲头一点都没变，她依然冲锋在免疫学研究的第一线，把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奉献在实验室里。前不久，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承办全国结核病年会，李丽更忙了。每天早晨不到6点，儿子还在酣睡，李丽就出门了；第二天凌晨一两点才回来，儿子又早就进入了梦乡。

最终，会议圆满落幕。李丽还没来得及歇口气，儿子又生病了，她强打精神，接连好几天送儿子去医院输液。儿子的病好了，她却病倒了。

让夫妻俩欣慰的是，儿子王梓恒聪明伶俐、乖巧懂事。在爸爸无言的示范和妈妈日常的教育中，他对蓝色的大海以及威武的战舰充满了兴趣。每次到大队探亲，他都要牵着爸妈的手，兴奋地跑到军舰上去参观。

一家三口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，但这些温馨的镜头常常在李丽的脑海中回放，成为激励她开展科学研究的最大动力。李丽动情地说：“我的丈夫选择遨游大海、搏击风浪，我愿意给他一个安宁、幸福的港湾，给孩子一个健康、快乐的童年。作为新时期的军嫂，事业进步和家庭幸福，我一个都不会错过！”

文/王曰国

正能量

济南铁路局济南机务段探伤工刘倩：

火眼金睛的机车“女神探”

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王新宇

换上宽松的作业服，将长长的头发挽起，塞进安全帽中，再戴上厚厚的口罩……5分钟后，美丽的姑娘摇身一变，成了利落的探伤工，拎起羊皮手套和7.5公斤重的探伤仪开始工作。这位美丽的姑娘是济南铁路局济南机务段的机车探伤工刘倩，已经与火车相伴了11年。她经手的机车有4000余台次，查出“判废”配件10000余件，多次受到各级通报嘉奖，被工友们誉为“神探”。

由于磁粉探伤会与铁粉颗粒直接接触，铁粉颗粒一旦吸入肺中将终身无法排出，因此，每次作业前，她都要做好严密的劳动保护。

探伤作业分为磁粉探伤和超声波探伤两种形式，不论是哪种形式，都要求探伤工的精力高度集中，任何失误都会导致机车带病上线，造成潜在事故风险。零漏判、零误判，是她的首要岗位职责。

这天，她要给中修机车的走形部位进行磁粉探伤。在炎炎烈日的烘烤下，车间变成了温度高达45℃的大蒸笼，为防止配件表面起到对比显像功能的滑石粉被风吹散，作业过程中不能有任何的风吹草动。在工作时吹空调、吹风扇，这些对于刘倩都是不可能的。进入库房深处的刘倩，全副武装，蹲在巨大走行配件吊杆旁，认真检测着地面上整齐摆放的六大类200余件零配件。整个工作中，她需要弓着腰或半蹲着，左手拿着探伤器，右手拿着磁粉瓶，边移动探伤器，边把磁粉撒到配件表面，再聚精会神地用探伤器在一个个配件表面反复检测。这一个动作，她要持续一个小时。15分钟后，刘倩后背的衣服就被汗水浸湿，额头上的汗珠在滑落。

3个小时后，一台机车的探伤作业终于完成。全身早已湿透的刘倩回到休息室，不顾疲劳，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机，拨打丈夫的电话。原来，她五岁半的女儿这几天持续高烧，可眼下正逢暑运，机车使用率高，探伤任务重，人员不足，刘倩只能托付家人带女儿去医院输液。“这里离了我不行，家里离了我还有人照顾孩子，我没得选。”

短暂午休后，刘倩又开始对小辅修机车的轮箍进行超声波探伤。她先在车轮上涂抹耦合剂，然后边利用探头扫查，边仔细观察超声波显示屏，随后再弯腰提起探伤仪，走向下一个车轮。由于车轮是在不拆卸的状态下探伤，完成一侧轮箍的探测，她至少需要弯腰14次。

11年里，随着铁路技术的飞速发展，新设备、新技术不断涌现，学习业务知识成为刘倩每天必备的功课。2014年7月，她获得了磁粉探伤三级证书，这是磁粉探伤领域中的最高级别认证。

“给机车探伤，就是给它查体，马虎不得，要防患于未然，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。”工作间隙，刘倩不停擦着额头上渗出的汗水。6月3日，刘倩在一次机车轮箍踏面的超声波检测作业中，发现D3轮对非齿端轮箍踏面有一处深27mm，面积120mm×20mm的内部大裂纹。经探伤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现场勘探确认，必须停止使用。她的一双“火眼金睛”，明察秋毫，防止了可能引发的行车事故，受到济南铁路局的嘉奖。众工友笑称，“‘女神探’，果然名不虚传”。

更多中国故事系列报道请扫二维码

本版编辑 闫 静 郎 冰
美 编 高 妍
邮 箱 jjrbzggs@163.com